



英雄杨靖宇

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民族英雄杨靖宇

孙 践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民族英雄杨靖宇

孙 践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原陕西人民出版社版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75 插页 4 字数 74,000

1984 年 3 月第 1 版 198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9,200

统一书号: R11303·5 定价: 0.39 元

编 者 的 话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，欣欣向荣。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，正在茁壮成长。

少年儿童，今天是祖国的花朵，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主力军。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，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，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，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艰苦奋斗、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，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

这套丛书，由湖南、陕西、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、江西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，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，力求写得生动活泼、引人入胜，为少年儿童所喜爱。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、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都来支持这项工作，共同努力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目 录

一	南满巡视第一站·····	(1)
二	挺身走磐石·····	(7)
三	党代表来到游击队·····	(15)
四	旗开得胜·····	(23)
五	打掉土围子·····	(29)
六	金钩钓鳖条·····	(36)
七	红军手上五支令·····	(44)
八	铁流东边道·····	(52)
九	乔装巧突围·····	(58)
十	联合山林队·····	(66)
十一	巧引狼狗上趟子·····	(75)
十二	严惩仇敌·····	(82)
十三	蓑衣歌·····	(89)
十四	活捉邵本良·····	(95)
十五	“空房”计·····	(100)
十六	奇袭老岭隧道·····	(107)
十七	“皇军剿匪之花”在长岗凋谢了·····	(115)
十八	在严峻的日子里·····	(123)
十九	濛江烟雪·····	(132)
二十	烈汽难消·····	(140)

一 南满巡视第一站

一九三二年的深秋，被日寇占领下的北方城市哈尔滨，夜凉如水，冷森森的。

从道里十三道街一家门楼里，走出两个人来，一个是中共满洲省委委员、哈尔滨市委书记、代理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，年仅二十七岁，高高的个儿，英姿勃勃，头戴礼帽，身穿长衫，外套马褂，扮作富商；另一个是团省委的小刘，约有十八、九岁，俊秀、机灵，扮作富商的随从。两个人从黑影里走出来，踏着朦胧的月色，乘上电车来到了哈尔滨火车站。

这时，火车站的剪票口前，戒备森严，布满了日伪军警宪特。杨靖宇一见这阵势，朝小刘看了一眼。小刘立即掏出车票，走在前面。杨靖宇右手扶着礼帽，左手提着衣襟，一边欣赏着月色，一边彬彬有礼地站在剪票旅客的长龙里。他们顺利地通过了岗哨林立的剪票口，登上了月台。

杨靖宇摆出富商的架势，带着小刘，不慌不忙地

走进了车厢，选定了一个临窗座位坐了下来。他是奉中共满洲省委的命令，去南满巡视党、团组织和游击队的工作的。从早晨在松花江的太阳岛上同省委领导人会面时起，到准备好启程去吉林，杨靖宇已有十四个小时没休息了。眼下，他舒展了一下身体，正好坐下来小憩。但多年的白区工作经验告诉他，不能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下打个盹，更不能在日本鬼子的鼻子下松口气。

列车鸣叫着长笛缓缓地开动了。杨靖宇环视了一下车厢，抱着双臂侧枕着头，用微闭着的眼睛紧紧地注视着窗上的玻璃，准备着随时应付意外的变化。

伴随着火车钢轮轰隆隆地转动声，杨靖宇的思绪也沸腾起来了。他明白，这次巡视南满由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亲临太阳岛部署，说明任务紧急，事关重大。临行前，罗登贤同志的嘱咐还在耳边回响。是啊，到了吉林，一定要先到磐石游击队去看看。黑扬政委已秘密回到哈尔滨养伤，接任游击队政委的省委巡视员张敬国和游击队长长占总闹不到一块。最近，磐石县委的报告中也反映了他俩闹磨擦的情况。如果不快去解决，对发展南满的抗日武装将很不利啊！一想到这个问题，杨靖宇心里就十分焦急。但他马上又安慰着自己：别急躁啊，这不是已经上路了

吗！当想到自己就要穿过敌人道道封锁线，去组织起群众的抗日武装来时，心坎儿又豁然敞亮了起来。他觉得浑身是劲，多么象只归山的猛虎、入海的蛟龙啊！他那激荡的心情久久不能抑止，竟把一天的疲劳驱赶得一干二净。

正在杨靖宇思绪翻腾的时候，突然，囊囊的皮靴声混杂着叱骂声，从邻近的车厢传了过来。杨靖宇立即用膝盖轻轻地碰了一下身边的小刘，一双眼睛眯缝起来，从眼睑的细缝里，射出了犀利的目光。他逐渐从车窗玻璃的反光中看清了晃动的人影：几个日本宪兵和铁路警察，押着一个满头流血的人沿着车厢的过道走了过来，象查认着什么人。杨靖宇不由得心里暗暗嘀咕：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还没有来得及多想一想，那几个凶神恶煞就来到了他的座位跟前。

“他的是？”一个矮胖的日本宪兵指着脸朝窗子的杨靖宇大声吼叫着。那个被押着的人，朝伏在小桌上的杨靖宇看了两眼，摇了摇头。“好好的看——”一个宪兵立刻伸过手来，抓住那人的袄领子命令道。

就在这一刹那间，杨靖宇和被捕者的目光相遇了，他不由得心紧缩了一下，暗暗吃惊：被捕者不正是一个钟头之前，亲手把省委秘件交给自己的市委交通孟鞋匠吗！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，使情况发生了突

然的变化呢？不容多想，杨靖宇用鞋尖轻轻地拨了一下小刘的鞋尖。小刘机灵地跳了起来，朝头顶上搁物件的货架子上看了一眼，着急地叫道：“杨掌柜的，可不好了！看，咱们的皮包不见了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杨靖宇会意地揉着眼睛，急忙站了起来，用机警的目光向孟鞋匠扫了一眼。就在这闪电似的一瞬间，他发现孟鞋匠朝他悄悄地挤了挤眼睛。那眼神镇定、坚毅，充满了信心，使杨靖宇从内心里佩服。他迅速地递给孟鞋匠一个眼色，转过身来，对小刘大声说：“快找找！怎么搞的！”说着，急忙四下寻觅。一边寻，一边对小刘喊道：“听，响笛了，车快要到站了，还不快找警察去！千万别让偷皮包的人跳车跑了，那里面有金条啊！”

小刘听见这一语双关的话，那双懂事的大眼睛滴溜溜直转，瞅准火车停站的时机，扯着铁路警察的胳膊纠缠开了：“采办的皮包丢了，里面有金条呀，快想个办法找回来吧！”

孟鞋匠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，等到火车徐徐开动时，突然指着月台上的一个人大叫道：“就是他！快抓住他！”警察手忙脚乱地打开了车门，列车已经呼啸着出站了。还没等宪警们反应过来，“腾”地一声，孟鞋匠已从车门跳了下去。接着是一阵口哨声，

伴随着杂乱的叫喊声，响成了一片……

这时，被小刘扯着胳膊的铁路警察闪着狡黠的目光，甩开手朝正在寻找“皮包”的杨靖宇走过来。杨靖宇瞟了一眼盘问他的警察，装作急火火的样子，从怀里掏出事先预备好的名片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摔在了小桌上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没长眼睛的东西，丢了皮包你担当得起吗？”那警察拿起名片一看，真是大久保洋行的采办！只好陪着小心，恭维地把名片送还。杨靖宇斜睨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快给找找，找到了有赏！”

“是！是！”铁路警察换了副笑脸，连忙应着声悄悄地走了。

杨靖宇这才提了提长衫，稳稳地坐在座位上，望着窗外甩手无边的灌木丛，和在秋风里摇曳着的密密枝条，嘴角上露出了一丝隐隐地微笑。

夜车到达吉林，已是拂晓时分。杨靖宇匆匆来到站前小旅店和吉林支部的负责人李维民接上了头。当他从小李的汇报中知道游击队内部的磨擦已经加剧，磐石县委书记为这事去了好多天时，心里更加焦急不安了。好不容易在小李家熬到天亮，他立刻打发小刘先找县委，再搭火车到磐石烟筒山下车，自己依照交通指的方向，健步朝游击队的驻地——黑熊洞走去。

十月的金风轻轻地抚弄着杨靖宇身上那件浅灰色的长衫。他疾步穿行在火红的枫林里，身边就象燃起了一堆堆炽热的篝火，简直又象回到了久别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别动大队一样，人未到游击队，心儿却飞去了。凝望着巍巍的群山，他那激荡的心，蹦蹦跳得更 有节奏了……

二 挺身走磐石

六天后的下午，杨靖宇风尘仆仆地从磐石回到了小李家。

“找到了游击队？”一见面小李就问。

“找到了，这就是见证。”杨靖宇微笑着，扯起身上被撕烂的马褂长衫，说道。

小李睁圆了一双眼，惊诧地问：“咋回事呀？”

“讲起来还真有意思呢！……”杨靖宇说着撩起衣襟，身上露出一片片鱼鳞似的棒伤。小李心疼得说不出话来，杨靖宇却舒展着两道浓眉，兴致勃勃地讲起了别后的情景。

那天，杨靖宇来到磐石北部的烟筒山，渴望见到磐石游击队。哪知，刚来到黑熊洞的小屯堡外边，突然被草丛里钻出来的两个手持长枪的人拦住了去路。那两个人喝道：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千山利落的①！”杨靖宇答道。

听了游击队的联络暗号，两个持枪的人把枪收了回去，仍然用怀疑的目光，在杨靖宇的脸上扫来扫去：

“你是游击队的人，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这里不是长占的队伍吗？”杨靖宇反问道。

那两个人见杨靖宇来找长占，随即用黑布蒙住了他的眼睛，走了半个钟头，引进了长占的宅院。不一会儿，只听见“唰唰”的脚步声，一个粗喉咙大嗓门喊道：“来人哪！把这个大个子抓起来，好给王炮、赵炮②报仇！”不容辩解，杨靖宇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，接着除掉眼罩，推到长占面前。

“跪下！跪下！”一群人呼儿喝儿地叫道。

“都是自己同志，不要误会，我是来找你们的！”杨靖宇和颜悦色地说。

“还嘴硬！分了家，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，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，你还到这来干什么？”长占骂着张敬国和全光的外号说，“八成是张瞎子、全没牙子叫你来的！全没牙子仗着是磐石县委书记，打死我们两

①在东北把进山挖参、狩猎、采蘑菇等营生，叫做千山利落的。

②枪打得准叫炮手，姓王叫王炮，姓赵叫赵炮，是尊称。

个炮手，这笔帐还没跟他算完呢！”长占立眉瞪眼地说。

杨靖宇一听这话，心里琢磨着：在哈尔滨时，只知道他们闹不到一块去；在吉林也只听说磨擦得厉害了，没曾想，一到这里变化这么大，竟动起枪来了……

原来，几天前张敬国和全光与长占闹崩了。长占不愿把队伍拉到桦甸县去，张敬国又不同意留在磐石北部。两下里意见不和，全光借故说长占与磐北的大土匪头子殿臣有勾结，要撤销他的大队长职务。就在这时，长占提出分家。他手下的两个炮手，也跳得很厉害。全光下令打死了这两个炮手。长占一气之下，拉着不到一百人的队伍，奔烟筒山附近的黑熊洞住下。张敬国则把队伍拉到了桦甸县八道河子，游击队就这样分裂了。

这场纠纷刚刚发生两天，长占的怒火还未平息，一听说有个穿长衫马褂、操河南口音的人来找游击队，便不加思索地认定是全没牙子派来的探子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立即抓来审问。长占见来人立而不跪，更加火冒三丈，呼叫道：

“好啊，你竟敢不跪！来人哪！皮鞭子蘸凉水伺候！”

接着，“嘛”地一声，走进两个人来。杨靖宇冷眼一瞧，只见一个端盆凉水，另一个提着两条马鞭子，往桌案上狠狠一撂，威吓道：

“快跪下，将话说明则罢，不然，可要皮肉受苦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杨靖宇对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冷静地观察着，暗暗地打着主意。他目光炯炯，不卑不亢地对长占说：

“张敬国、全光跟你分家，共产党没跟你分家。党特意派我来与你们和好，你却用绳子绑我。走江湖的还讲义气呐！再说，你和游击队的人，能都是冤家对头吗？！”

长占摸着青须须的胡茬子，一时竟答不上话来，停了半天，上下打量着眼前这条倔犟的汉子，感叹地说：

“啊哈，我活了四十八岁，头一回见到一个不怕我的人！好嘛，你站着把话说明白也行。”

“长占队长，咱们得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先问你，你把我绑起来为的什么？难道我是秧子^①，你绑我的票？”

“不，不是。”

“那么说，你打算把我送给日本人？邀功请赏，

^①指从前有钱人家绑来的人质。

巴结个官儿当当？”

“不……”长占被杨靖宇问得递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“既然不是绑票，又不想送给日本人去求赏，你对共产党派来的人这样做，不叫亲者痛，仇者快吗？”

长占不由得愣怔了一下：唔，好厉害的嘴茬子！果真是共产党派来的人，可不该这样对待啊！一转念头，才觉得自己未免太冒失了点，赶忙上前给杨靖宇解了绑。

杨靖宇这才从容地说：

“我是省委派来的巡视员，叫杨靖宇，专门为了解决分家的事儿，希望你把意见跟我讲透，我如实报告省委处理。”

“分了家，有意见说了也没用。”长占沉思一会儿，说，“过去全光嫌我抱山头，现在张瞎子也抱了山头。他说我抗日不利，我看他们也不咋样！”

杨靖宇语重心长地开导长占，讲了大敌当前不该分家的道理。讲得长占直点头，赶忙把杨靖宇拉到上座，抱歉地说：

“杨代表，坐！坐！实在对不住啊！”

杨靖宇看着长占略带歉意的脸色，诙谐地说：“咱们是不打不成交嘛！”说罢哈哈大笑，亲热地坐

到长占身边，娓娓地交谈起来。交谈中，知道长占是榜（pǎng）青的^①出身，虽然不识文墨，却很重江湖义气。当日本鬼子杀来的时候，他带着人马投奔了游击队。由于多年哨聚山林，他身上也沾染了不少匪气。杨靖宇想，象他这样自己竖竿子拉队伍的人，在磐石地界里到处可见。如果对长占团结得不好，势必使各个山林队对游击队产生戒心，那么还怎样去联合他们呢！想到这里，杨靖宇用话点道：

“国难当头，还是以民族利益为重啊！”

“打鬼子不难，可张瞎子这口气难咽！”长占叹着气说。

杨靖宇笑着站起身来，双手往后一背，说：“长占队长，那你还是把我绑起来吧，让我代替他给你出出气，你看行吗？”

长占苦笑着说：“刚才我已经很抱歉了！”

杨靖宇随即转过身来，真诚地说：“长占队长，我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向你道歉。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，确实委屈了你，实在对不住啊！”

长占拉着杨靖宇，眼睛有些湿润了。杨靖宇又趁热打铁地说：“谁是敌人，谁是朋友，什么时候都要

^①给地主扛活的长工。